

爲了抗議外國奶粉傾銷

乳牛將列隊遊行

自從中美交通恢復，克爾奶粉大舉來華之後，上海的牛奶棚商業受了極大的影響。去冬一虛克爾奶粉售至一千三百元一磅，牛奶訂戶紛紛改吃奶粉，牛奶業公會大爲着急，當時奶粉到量不多，但據說已經有由公會集資囤積奶粉、運往內地出售、藉以提

要運來奶粉二萬噸，平價賣出之說，牛乳業公會屢次集議，謀補救辦法，一時計無所出，乃有集合全市乳牛游街示「威」請願之決議。過去三輪車罷工，列隊示威，蔚爲大觀，現在假如乳牛列隊過市，當有一番新奇而悲壯之表現也。

據記者調查所得，克爾奶粉最近有貶價至每磅二千元之概議，同時聯總還有澳洲乳牛一萬頭，即將運華出售，故牛乳業前途，實在可憂得很。雖牛乳公會方面負責人談，如此批乳牛抵滬，上海既無足額牛棚可以「安插」，又無飼料可以供應，每天大量產乳又無銷路，故聯總如味味然運牛來滬，除屠宰殺做牛肉罐頭之外，殆無其他辦法云。

(李愨)

高奶粉價格之擬議。後來來源斷絕，克爾奶粉漲至四千五百元一磅，牛奶業乃得稍延殘喘。可是到了今春三月，奶粉又大量到滬，同時「行糖」又舉行救濟奶粉配給，而克爾奶粉廠上海經理公司又有強制貶價之說，市價一落千丈，加上天氣漸暖，牛奶滯銷季已到，所以牛奶業便進入到四面楚歌的境地。本市牛奶棚計有自由、可的、善植等三十餘家，蓄乳牛二千五百餘頭，日產牛奶四萬餘磅。現在市銷，已祇及其產額的一半，餘者過去製造奶粉粉油，現在因爲外貨競爭，製粉廠紛紛倒閉，於是牛奶業便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日前爲了聯總又

乳牛將列隊遊行……李愨
樂在其「中」(畫)……孔平
改組政府真相……陳浩
有逆無道、有難無道……生
郵發喜藏名畫……人
白崇禧與俞大維……內記
日寇在馬來殘殺華僑……南
王雲五二三事……貴神
在位者不謀其政……阿辰
羊養二三事……冬風
對服話子的話(畫)……張文元
白崇禧一趣事……葉明
北平的天氣預報……阿大
美蘇不會開戰……高弼

潘陽與長春……編人
中原軍區參謀長王震……夏漢
龍運線上……火
訪問馬寅初先生……何六月
肥田樹市長……小魚
DDT自製內幕……水火
文化漢奸依然猖獗……雲生
國大代表喊打……阿辰
開炮求雨……揚益
江紹原不再沉默了……是客
京滬路上見聞……行者
湘鄂省府改組內幕……一掃黑
民主報與民主日報……翼飛
孔庚的吃飯問題……東具
談判不容有殺氣……飛



改組政府真相

一向，當國內危機嚴重，物議沸騰，政府當局便舉出一個法寶：調換政府內部一部份重要人員。因此，所謂「改組政府」云云，時常是國內危機深刻化的信號。

一九四四年中原與湘桂戰役時，大軍急退，日失一城，國內情形日見惡劣，通貨膨脹驚人，斯蒂威爾與高斯等又因忠言逆耳，被迫去職；國內外物議繁興，甚至連美副總統華萊斯在訪華歸國之後，也對中政府施政表示不滿。由於國內外批評時常集中於政府內部一、二個首腦人物，因此當局就來了一個「改組」：孔祥熙下台，何應欽與陳立夫掉換職位，宋子文做了行政院長，翁文灝也一躍而為副院長。這樣一來，國內外耳目似乎為之一新。而當時的說法，也跟現在的一個樣子，說是政府已擴大基礎，容納自由主義的份子參加，而宋與翁，便像今天的王雲五和俞大維一樣，被目為自由主義者的代表人物。

這次的調換人員，原因正相類似。把這一種姿勢，稱為政府「改組」，實在名不符實。上海美人輿論代表的大美晚報，其看法也正如此。從各通訊社的報導看來，這次王雲五與俞大維的分長經濟部與交通部，最被強調，並據說是政府擴大基礎、容納自由主義的非黨派人員加入政府的表示。其實，翁一向是政府中的人員，而王與國民黨的淵源也甚深，

稍為熟悉文化界的人，都耳熟能詳。他們雖然都非國民黨員，但他們從未反對過國民黨。五月十六日大美晚報南京特派記者就這樣說：「他們與國民黨關係密切。」一般說來，這次政府基礎的「擴大」，其成績就是一個與國民黨關係密切的、從未做過官的王雲五加入政府，如此而已。

因此，所謂「擴大」，容納「自由主義份子」云云，顯然只是一種說辭，一種戲法；目的在一新國內外視聽，使我們對政府存一點幻想，特別是在對美宣傳上，強調改組「擴



——平孔—— ！「中」其在樂

有逆無產·有產無逆
法院中判決巨好，總附帶着這樣的一條：「沒收全部財產……」。但是據法官的話：「根本就沒有沒收到……」這叫做「有逆無產」。
但是許多被接收被封上的逆產，卻又根本無逆可找，見產不見逆，這叫做「有產無逆」。(生)

大」，強調「自由主義的」親美的美國留學在政府的得勢，(俞大維是哈佛大學畢業生，吳國楨是勃林斯頓大學畢業生，而王白兩入則被稱為「自由主義者」)使美國朝野對「改組」後的政府能刮目相看，在失望之後能再有一點希望。
事實上，這次的調換人事，既未與在野各黨商量，也絕對沒有動搖國民黨一黨掌政的傳統，因此與改組政府，相去不啻十萬八千里。但政府當局這一着顯然有意進一步「聯絡」無黨派人士，而這正與分化小黨派(如民主同盟)內部一事相互而行。此點的確值得注

意！

不久之前，曾有人把何應欽的辭職，視作國共關係好轉的一個表現，其實這一看法毫無根據。由此白陳分任要職看來，何的辭職乃是軍人內部發生矛盾的一個必然結果。而外間會有王雲五決意辭掉經濟部長一職的傳言，這「新聞」並沒有提高了王的身價。那我可以寫定包票，王雲五不出一个星期就會進京，他不是早已把商務印書館的總經理辭掉了麼？這上轎之前的秋波一轉，跟電車上爭着買票的人，一面喊着「我買我買」，一面又沒有把鈔票掏出來一樣是醜態可掬的。(陳浩)

鄧發喜藏名畫

四·八殉難的王若飛先生，曾在包頭獄中鐵鍊的生活中，註釋了一本易經，寫了批評兩本經書的長稿。鄧發先生最初參加革命的時候，只識得幾個字，二十餘年來，進步飛速，竟成了一個畫家以及世界藝術名畫的收藏者了。(人)



白崇禧與俞大維

五月十五日中常會開會，決定了還都以後的首次人事更動，政府方面換了四個部長：白崇禧任國防，俞大維任交通，王雲五長經濟，陳誠任參謀總長。中央黨部方面，則因為與國楨已經調任上海市長，所以改由彭學沛繼任宣傳。

這次改組有一個特徵，就是在部長之中，破天荒的任用了兩個黨外人物，王雲五、俞大維是也。這一措置表示了一個『民主的』姿勢，自然還談不上擴大民主基礎。至於何去陳來，內容複雜，抗戰以來一直擔任着參謀總長兼軍政部長長的何應欽，去年把軍政部長讓給了陳誠之後，二人之間關係日趨惡化，去秋何任中國陸軍總部總司令，主持受降事宜，這之間更激化了何陳之間的關係。這次更動，表示了陳勝何敗，蓋絕對不能認為政府對民主勢力的一種妥協也。

抗戰之前崛起西南，聯絡張楊，通款中共，隱然執西南地方勢力之牛耳。抗戰初年，請鄒韜奮錢俊瑞等到廣西，禮賢下士，表示得相當的進步，名教授楊東華應聘入桂，設立地方建設幹部學校，培植了一批青年幹部，當時廣西名譽極好，吏治方面也很有朝氣，台兒莊一戰勝利，桂系聲譽日隆，其時李宗仁任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品仙主皖，黃紹雄主浙，桂系勢力奄及長江區域，這是白氏的全盛時代。後來中央爲了防止地方勢力過分擴張，一方面使人對白暗示，打算以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蔣任委員長）給他，將來可以作爲『委員長』的候補人物，他方面要何應欽竭力與他聯絡，挑撥桂系與中共關係，使他正面站在中央方面，和中共敵對。白氏爲人野心極大，對於這種將來可繼『大統』的希望，興趣甚濃，于是新在第四軍院南事變之前，以副參謀總長名義，發表了何

白聯名通電，儼然以反共先鋒自居。從此之後，桂省開始壓迫進步勢力，胡愈之、楊東華、夏衍、范長江等相繼被逐離桂，中央兩個統計調查局和中央憲兵開入桂境，從此『廣西中央化』實現，白氏成了一個空頭的『副總長』，而入繼『大統』之說，也就煙消雲散，不提起了。

白氏受此打擊，頗有『上當』之感，但以回教徒關係，頗思在西北方面有所發展，屢謀西北行營主任，調整甯夏新疆關係，中央忌之，胡宗南防之，所謀未遂。民國三十二年之後，白氏就隱居重慶璧山，在西溫泉築屋閉居，開農場、辦小學，寂寞地輟筆了三年。抗戰勝利，中央不僅對白氏並沒有特別酬庸，把浙江的黃紹雄免職，安徽的李品仙也預定就要下台。可是白氏因爲一方面已經和中共開翻，他方面廣西的本錢已經用完用盡，過去有些聯絡的川滇地方勢力也已經和他拆夥，所以認爲現在除積極反蘇反共之外，別無其他出路。因之今春國共問題再度緊張的時候，他又特別賣力，飛來飛去佈置軍事，這次

以國防部長給他，總算是反共有功，以資今後借重而已。

白氏儀表甚好，惟前額已禿，作博士狀，與夫人馬氏之間，有子女一打之多。性情忌而多機變，御下極嚴，桂系軍人視李宗仁如慈母，對白氏則暗中以『晚爺』呼之。抗戰前托派王公度爲白智囊，當時對外策劃，都由王氏計擬，但當王在桂省另有小組組織爲白發覺，下午猶相對談笑甚歡，當夜即逮捕槍斃，其事頗與楊宇霆事件相仿。

新任交通部長俞大維原籍浙江紹興，畢業於美國哈佛大學及德國柏林大學，爲數理人才，歸國後受知於何敬之，任軍政部兵工署長，民國三十三年升任軍政部長。美國中印緬戰區在渝成立，俞出席參謀會議，因爲他是一個技術人才，比較講辦事效率，少官僚氣，故和美國人關係甚好，在軍政部中，俞氏比較的實際做事，至于這次報上宣稱他沒有黨籍，事屬可疑。因爲遷都重慶之後，一切軍政機關連一個小司署也必須強迫入黨，否則不問官職大小，決無留職餘地。而

氏堂堂署長之尊，揣情度理，非黨員殆爲不可能之事，而同時，俞大維一向反共，却是大家周知的事實。

俞氏有一位姊妹，是西南聯大教授曾招掄（曾國藩之孫）的夫人，曾先生是國內化學工程泰斗，是一位有名的民主運動者，同時也還是一位詩人。還有一事，也許別人不知道，那就是前南國劇社名演員，現爲名票之青島大學校長趙大伴先生的夫人俞珊女士，是這位俞大維將軍的姪女。

（內勤記者）

代郵

一、陶清、余一醫其他投稿諸先生：本刊採用文稿，刊出後立即寄酬，如未收到，請即示知通訊，以憑便寄奉。

二、凱達、海員、子江、賈仁、了平、仲清、鳳宇、莫名、葉可夫、可蘭、周世清、台灣東山頭人、袁一鳴、志麟……諸先生鑒：大作因種種原因，暫不刊載，唯敝刊甚盼諸先生踴躍投稿，尤盼惠寄當地生活情形之報導。



王雲五二三事

王雲五繼翁文灝為經濟部長了。

一年以前，國民黨中樞當局為表示「納賢」之意，曾經把黨證分送給傅斯年、胡適、馮友蘭和王雲五四氏。傅、胡置之不答，馮友蘭接下來了，而王雲五却立刻把黨證退了回去。

王氏廣東中山縣人，今年五十九歲，雖然頭髮已經斑白了，但是精神飽滿，聲如洪鐘，看上去却似乎還在壯年。這位破布店學徒出身的商務印書館總經理，完全是自己苦學成功的。據說王氏幼年失怙，家徒四壁，只能去當裁布店的學徒。但是他專意問學，常常夜深人靜，點起洋蠟燭，偷地隔過師父，坐在床上看書。有一天偶而不慎，洋燭打翻，燬子燒起來了，幾乎釀成巨禍，第二天就被師父開除出來。從此王氏更刻苦自勵，到英文學校去補習英文，沒有幾年功夫，居然當了英文教師。



他十九歲那年，就在中國公學執教，胡適之、朱經農都是

他的學生。

商務書館可說是王雲五事業的發跡地，我們知道王雲五這三個字是與「四角號碼」、「科學管理」分不開的。而四角號碼之能風行全國，當然靠了商務書館他出版「王雲五大辭典」、「王雲五小辭典」之類；科學管理亦是由他從美國搬來，首先在商務試驗的。不過，王雲五本是窮書生，起先當商務編譯所長，後來怎麼會變成總經理呢？這完全是董事長張菊生太史一手推薦的，張太史「巨眼識英雄」，王氏常引為知己之感。不過今天的情形可變了，王氏成了風雲的人物，張太史却已「垂垂老矣」。他們對於事業的意見不同，張太史對王氏的支持已不如以前的積極，王氏這次的「暫時」脫離商務，這是一個大原因。

王氏不但辦事手段幹練，「隨機應變」的本領也委實高明。如其他對一個人重視了，他會出以百般「禮賢下士」的態度；如果發覺這個人對他沒有什麼用處了，立刻就加以「放棄」。譬如當一七八以後，他要恢復東方雜誌，看中了胡愈之，於是就天天親自拜訪。胡愈之也是強中手，明白

「難以終始」的結果，便與王氏約法三章，規定不得過問編輯方針，以六個月為試辦期。東方雜誌在胡氏主持下復刊，導致了全國所有最進步的作家，出版後立即風行全國。可是因此之故，政府方面「噴有煩言」了。這大使王雲五頭痛，但又不好干涉。於是一再以誠懇的態度，向胡愈之商量改這個、抽那篇，結果六個月期滿，胡氏當然辭職。

這時商務老同事李聖五正在當外



「我討厭耗子，我歡喜野魚！」——張文元——



日寇怎樣屠殺馬來華僑

抗戰期間，馬來亞華僑救國工作的成績，可說居世界各地華僑第一位。作為華僑救運的執行機關，在專事籌募經濟方面的有馬來亞華僑聯合總會；進行宣傳教育及動員組織華僑援助祖國抗戰方面，有馬來亞華僑各界抗敵後援總會。前者以愛國老人陳嘉庚先生為主席；後者至日寇登陸止，擁有各界會員二十餘萬人，奠定了馬來亞淪陷後，三年半中打擊敵人最有力的馬來亞人民抗日軍的堅強基礎。

日僑山下奉文曾向東京報告，謂彼在馬來亞殺死陳嘉庚的黨徒（抗日份子）一萬餘人。

據調查所得，日寇佔領馬來亞時，會規定如下七點，為檢舉和屠殺華僑的根據：

- ①在馬來亞居住不滿五年者。理由或是曾在中國參加抗戰，或是逃避日軍之徵役。
- ②讀完中文初級學校，或英文六號位者。
- ③曾任教員、新聞記者、專門人才，或有社會地位者。
- ④財產在五萬元以上者。理由乃



政其謀不而位其在

當今權貴各部院長官之中，最令人莫測高深的，該數X X X了。他現在X X X院長，所謂一人之下，萬萬人之上，其職責應當是總攬全國X X X之大權，有類於英國的首相、美國的總統、日本的首相的地位。

而實際上似乎除了他私人作生意作得挺起勁之外，他什麼也不管。內戰與他無關，政治協商沒他的事，老百姓爭民主，對象也輪不到他頭上；他以理財著名，而現在分明另有財政部長在，在參政會上和國民黨的中全會上他也是以無可奈何敷衍了事的態度出現，充其量說些：『沒錢，找美國；沒糧食，也找美國；沒衣服，也找美國』的莫名其妙的理論，無論大事小事，他都像個事外之人。自然而然，許多事情也就真與他無關了。

是這樣的X X X院長，有如聾子的耳朵，擺擺樣子而已。無怪乎國家大亂，民不聊生了。民國以來，國家越弄越不像樣子，就病在這些大員們都練就一付老面皮，『在其位而不謀其政』，真到不得了的時候，『狗急跳牆，官急出洋』，一輩子享受不盡，說起來他可是X X X院長呢。(阿辰)

交部的總務司長，王雲五立刻把他拉了來接胡愈之。這位李司長當時是汪門紅人，且兼外交要職，那有功夫全力攪雜誌。王雲五特別答應他每星期從南京坐火車來一次，過一夜回南京。李聖五僕僕京滬道上的時間，實在要比編輯雜誌的時間更多。東方雜誌銷路大跌了，外間批評紛紛，王氏亦滿不在乎。因為李聖五究竟是一位承上啓下的人物。抗戰以後，東方雜誌由上海而長沙而香港，李聖五的汪派漢奸尾巴終於露出來了。最初還是隱隱約約的，後來公然提出和平謬論。



羊三二聚

羊三的棺槨最近由他夫人沈強女士從杭州運到了上海。楊氏友好定於十九日在國泰演藝館爲他舉行一追悼會。

沈強女士從杭州搬運棺槨，聽說費了很大週折。棺槨是厝在一個廟裏的，要搬出杭州須有兩個先夾條件：一是呈請徐州校靖主任顧祝同將軍的核准，這就經過了好幾個月通電的往返。二是要沈女士保證決不開棺驗屍。沈女士初不答應，後因楊案是非在政治上已有定論，法律上也不見得能夠怎樣求得公平的裁判，反正人已死了，爲了早讓羊三安息入土，也就答應了。

了。王雲五一看情形，斷然把李的一篇文章從印刷所抽出來，同時却親自登門道歉。所以後來李道在『揮淚辭商務』的一篇荒謬文字中，還對王雲五表示着衷心的銘感呢。

最近政府通過了出版業工繳貸款一百萬萬元，分配給全國各出版商，據說商務印書館已獲准六十五萬萬元，這也許是王氏的功勞。

商務印書館的王老閉終於做官了。古人道：『學而優則仕』。但王雲五却是『學而優則商，商而優則仕』。(貴神)

沈女士爲此大感苦悶。最後有一位羊三前在美國新聞處未安分處的美籍同事羅白氏挺身相助，伴同押運，機算安全運到。

說起這任任的羅白先生，還有一段趣事。去年夏天，羊三羈押在鉛山的時候，羅氏曾往探視。根據羊三被捕時第三戰區當局與美國新聞處的諒解，美國人可以每日探視羊三一次。三戰區當局後來不承認有此諾言，但美國人却把一個這樣重要的好友。到了鉛山後，羅氏每天求見楊氏一面，均遭拒絕。羅氏表示不見楊氏決不離去，前後半個月每日從早到晚都在招待所看小說，遇到三戰區官員便質問楊還在人關不。弄得對方手足無措，最後只好把楊放在一輛卡車上隨羅招待所，讓羅白警視一下，證明羊三還沒有死。

這樣一個朋友在國內都不多，在洋人中更爲難能可貴了。(冬風)

是會獻金以供抗戰。

(2) 瓊州人。理由是凡海南人必皆參加共產黨。

(3) 政府機關之職員。

(4) 義勇軍等。

更可惜的是日寇在投降後，一、二個月間，屠殺華僑的暴行更甚於前，試舉數例如下：

本年二月廿八日在新加坡郊外如：漳宜、榜鵝、巴絲班讓、淡邊尼、盒巴實、籠岡律等處，除漁夫、種菜者及少數苦力得遭幸免外，凡彼認爲同類型之人悉被捕去。事後發現廿二個死難者之屍骸，手皆背綁，束以麻繩或鐵絲，由囉囉(大卡車)運走。

同日，在柔佛洲哥羅丁宜那邊，一個居住華僑二千人口之村落，悉遭日寇殲滅。並且以兒童向天空拋擲使墮於鎗尖而斃命，日軍即肩荷之遍遊各地以爲樂。婦女則大半被姦淫剖腹而死。

在柔佛洲文律方面，約有華僑千人，男子被驅集于市場，婦女被禁於馬來學校，污辱後再加以屠殺。兒童則裂屍或斫足，或掘其頭而擲向橡膠樹，藉以取樂。

這些血債，在馬來亞華僑看來是必須償還的。最少在勝利後的今天，他們應該得到一些代價或慰安的。然而，證之目前的事實，卻相反地給他們帶來了無限失望。(南鵝)



白崇禧一趣事

白崇禧將軍專任國防部長，當地憲兵也隨他調度，排場更了。不禁使我想起三十三年春間，小諸葛白將軍赴川西一帶視察軍訓。成都公署，遊罷峨嵋，道經樂山，乃檢閱當地駐軍。原來此處駐軍為卅二補訓處，處長即何應欽外甥韓文源。照例沿場四周，戒備森嚴，加之韓文源剛就任警備司令，將軍等在會議廳先行茶敘。此

時大禮堂上，已擠滿欲一睹白將軍风采的學生。過了一會，王校長才乘車趕到校門附近，守衛的憲兵，竟喝令車夫停止前進，車夫乃告以車上為武大王校長，並堅持前進，不料憲兵却大動肝火，舉手攔掌車夫；說時遲，那時快，車夫閃避不及，一撒手王校長同車子翻了跟斗。恰巧為武大學生看見，乃奔往大禮堂向全體同學報告：「王校長被門口憲兵從車中推到地下了。」同學聞言，一面派人趕往門口慰問王校長，與憲兵交涉；一面在大禮堂商討追究辦法，並一致認為應由韓文源負責，並齊聲高呼：「驅逐韓文源！」「要韓文源當面賠罪！」「不准憲兵停留校內！」羣情鼎沸，教務長朱光潛來勸解也被轟走。正在難解難分之際，王校長親自趕來向同學說：「剛才的事情，我一定負責追究，不叫武大丟人，希望同學鎮靜下來，聽白部長講演。」這才稍息眾怒。

（本報瀋陽九日發專電）據不同身份之長春來客談，現今長春已恢復舊觀，中共部隊進佔長春後，一週內交通水電均恢復，商店十九開市，米糧價下跌。接收敵偽產業情形，頗有秩序。……

……瀋陽暮春，桃李已謝，丁香盛開，人民賞花者少，憂鬱者多。天氣陰暗，人心沉悶，戰事堪慮，深感刺激。物價在一週間扶搖直上，……接收情形，現正清點舊帳，準備重新分配。（編人稿）

北平天氣預報

（北平專稿）抗戰結束，然後之第一次「預報氣象」，五月五日起在北平試辦，第一天的預報如下：

今日氣象有雲無雨
據中央氣象局華北氣象台觀察，昨（五）夜天氣，薄陰轉晴，西南風，今（六）日天氣，晴而有雲，並有西南或西風。

不幸，這天正是立夏佳節，俗例落雨。果然上午油

話，憲兵是奉行他的職守；「台下噓聲大作，並且有人提出責問：『難道他打翻王校長的車，是奉行職守嗎？』」「學校範圍，也是憲兵奉行職守的地區嗎？」白將軍聽了不禁面色發青，憤然地說道：「老實說，有許多地方請我講演都請不到，你們能聽我講還要鬧嗎？」台下又是一陣哈哈。這時他勃然大怒：「好！你們應該明白，政府解散個把學校是不算回事！學風壞到如此……」同時轉向台上的教授們說：「今後希望院長主任要對學生嚴加管束。」他忘記自己是軍訓部長，說這話有越權之嫌，因此台下噓聲更大。就在這時，忽然有操湖南腔的學生，跑到台前，大聲喊道：「報告白部長，韓文源的部下實在罪大惡極，時常有毆打同學、教授和教授太太的事情發生，像今天這樣的事情已非一次了。」這位同學如數家珍的舉出韓文源及其部下的罪惡，一時掌聲罵聲不絕於耳，韓文源面紅耳赤，但仍老羞成怒說：「怎麼弄到我的頭上來了！」

白將軍被這位同學弄得目瞪口呆，不知如何下台，而台下「驅逐韓文源」的喊聲震耳欲聾。正在白將軍下不了台的時候，幸虧站在台旁的軍事教官靈機一動，鼓動全身之力，高喊一聲「立正」，頗出全場意外。白將軍究竟不愧為小諸葛，隨機應變，敬了一個禮，倖倖而退。（葉明）



美蘇不會開戰

有客從美

美國回來，談及最近美國對

蘇情況，比之去秋戰爭初結束時，已經惡化了許多。報紙方面，十之七八充滿反蘇論調。這特別是由於伊朗和東北問題，經過許多記者的渲染挑撥，使美蘇之間的疑忌，愈來愈深。美國報紙大半為金融資本家及孤立主義勢力所控制，一有機緣，便大事誇張，鼓動反蘇空氣。這種情況，使人擔心到一次戰爭剛結束，另一次大戰又將爆發的危險。

不過在美國冷靜地觀察局勢發展、人心趨向的人，認為美蘇由關係惡化而演成第三次世界大戰，還是不可能。他們以為局勢一時無法好轉，大概會繼續動盪，直到雙方保持力量的均衡，然後能有相對的穩定與和平。戰爭為兩國人民所反對，雙方當局也認為戰爭的結果，必然是兩敗俱傷，不能解決任何問題。

據說，美國朝野對蘇聯的態度可分三派：一是極端反蘇的孤立主義者，他們非常恐懼蘇聯勢力的強大，他們指責過去羅斯福總統的援助英蘇，對德作戰，徒然造成了蘇聯的稱霸歐洲；這一派人雖然主張孤立主義，實際上卻認為趁今天美國力量強大的時候，應該趁早發動對蘇戰爭，把蘇聯打倒，消滅了對於資本主義的威脅。所以他們一面主張美國保持強大的軍力，一面劇烈地煽動對蘇聯的仇恨。塔夫脫、胡佛、林白之流，以及亨利·路斯所出版的『生活畫報』『時代周刊』『幸福雜誌』之類，都屬於這一派。他們的人數並不多，但宣傳力量是很大的。

第二派是中間的穩健派。杜魯門總統和貝爾納斯國務卿，都屬於這一派。他們並不主張反蘇或對蘇作戰，但認為對蘇聯的讓步與合作，有一限度。不過，由於孤立主義者反蘇派的壓力，他們最近逐漸被拖

向右，主張『對蘇強硬』(Get tough with the Soviets)。去年十二月莫斯科外長會議時，貝爾納斯與蘇聯談商得很和洽；但他回國以後，大受反蘇派的責難，後來便改取『對蘇強硬』的態度，終於造成了安全理事會與巴黎外長會議的僵局。

第三派是主張對蘇合作，保障戰後世界和平的一派。他們主張美國人民應該了解蘇聯，從美蘇的相互了解中破除雙方的疑忌。羅斯福總統夫人是屬於這一派；國會議員如彼波(Pepper)、第·拉西(De Lacy)、國務院中的少壯派如艾其遜(Acheson)、范宣德(John Vincent)，以及進步的報紙『午報』，雜誌『民族週刊』『新共和週刊』等，都屬於這一派。他們的言論很有力；但由於國際局勢的動盪，反蘇空氣的擴張，他們也很受到一些壓力。例如國務院中的老派主張『對蘇強硬』，借此壓迫少壯派。不過，主張對蘇了解與合作者，在知識份子方面，影響還是很大。

美國軍人方面，領袖人物如艾森豪威爾和馬歇爾將軍等，都傾向於對蘇持重，不願鼓動戰爭。艾森豪威爾將軍在指揮歐洲作戰時，有『民主戰士』之稱，他對英國的利用美國作盾牌，是極抱反感的。『午報』編者格魯索會參加歐洲戰爭，近來出版『最大秘密』(Top Secret)，揭露西線作戰時艾帥曾大吃蒙哥馬利將軍(英軍統帥)之虧；所以艾氏是不願再用英美聯盟以對抗蘇聯的。艾帥和馬歇爾都是美軍參謀首腦，深知蘇聯作戰潛力之大，他們決非狂妄的戰爭冒險家，主張對蘇作戰以求一逞者。不過，美軍上級人員方面，也有強烈反蘇者，如杜魯門總統軍事顧問李德上將，是一個例子的。他們力主美國保有最大軍力，佈置世界戰略基地，以準備局勢萬一的惡化。無疑的，美國軍力目前正在登峯造極的地位，一部分軍人輕視蘇聯，也足使反蘇的空氣擴張起來。

明白軍事情況的人，認為在三年之內，美國軍力對蘇可保優勢，尤其因為目前美國獨佔原子彈的祕密，這種優勢是很有把握的。但在三年後，原子彈不復成為祕密，蘇聯也會大量製造原子彈，而蘇聯工業力量正在突飛猛進，很快就會和美國相並；到那時候，美蘇便會保持真正的勢力均衡了。為了這樣軍人方面的野心份子，確有主張在今日『解決蘇聯』者。但是，對蘇戰爭，決不能速戰速決，納粹德國已深受此種教訓，美國有識之士，也認為決不能如此冒險。所以，反蘇派的鼓動雖然猛烈，至多只是使局勢動盪不定，美蘇關係處於對立的狀態而已。

蘇聯的地理形勢是防止戰爭的一種天然因素。蘇聯在東歐、東地中海、中東、中亞細亞以及東北的要求建立『安全走廊』，就是為了防止反蘇份子的冒險，造成突發的戰爭。目前，巴黎外長會議又陷僵局，美蘇關係可能更惡化些。但在客觀上，局勢不解決，對蘇聯並無不利。蘇聯需要時間，鞏固邊防，恢復生產，擴大政治影響；這方面它發展得很有力。美國最後會發見它和蘇聯之間真正均勢的存在，那時候也就是美蘇真正能夠和平共處的時候。

（高野）



航運線上

自招商局停售南
北洋客票之後，南北來
往客人極感不便，但是
能動腦筋的人還是通行
無阻，不過要多化十幾
萬元罷了。

據有關方面談，

現在南北洋線所有船隻，已全部調撥運輸軍隊，船隻均由全國航運調配委員會調配，調委會聽命於後勤部，後勤部照部隊人數撥給船位。雖然乘船僅限軍人，可是船開的時候，船上總有一些漂亮而年輕的女人，據說她們都是軍官的太太，其實多數都是化了十五萬元買來這種「光榮的職銜」。

在停止售票以前，買了票的客人坐上船，有時也會被軍人打下來，並且還把票子沒收，客人不肯吃虧，就到招商局聲辯，招商局就和調委會交涉，結果，那個船到了天津，而客人却仍留在滬上呼冤，這種事情發生得多了，招商局不勝其煩，於是就將客票停售了。

這是一件事實：當「江甯」開至南京時，船上有武裝弟兄范班班長者，看見一位客人攜布三十疋上船，彼即向該客敲詐，索布兩疋，布到了手，又將該客票子沒收，攆下船去，後



中共中原軍區

參謀長王震

自從前年中外記者團赴延安參觀以後，王震將軍已經成了舉世有名的人物了。最近中原事件，王將軍聲名益顯。外國記者史坦因會說他是「過去與現在的中國共產主義的記號」。

王震將軍是一個三十幾歲的中年人，論外表，並不漂亮，面色慘澹，牙齒外扒，但是人不看貌相，王將軍自有其出人頭地之處：他的機智，他的笑容，他的謙虛，他的質樸，還有他那一雙炯炯逼人的目光都給人留下了個可敬可親，而又可愛的印象。

論出身，王震將軍是生於湖南一個小村中的窮漢子；但是真是英雄那怕出身低，王震將軍自小即有大志，不堪封建的煎迫。他彷彿生下來就渴望自由和知識，就賦有反抗性格一樣，一等稍微長大後就單身離家逃到了大城市去。在那里，他以挑水賣菜來維持生活，直到他在粵漢鐵路上謀到了一個報酬較好的工作之後才止。鐵路工作是王震將軍一生中的第一個轉變點。他進了義務夜校，而且

參加了鐵路工會。這些活動很快地提高了他對於社會不平的自覺，而且也很快地燃起了他那民族的仇恨。他參加了共產主義青年團，然後又在大革命時代的國共合作時期參加了國民黨，「四·一二」事變終於使他更堅決地站到了他那自己的階級這邊來。

那是一九二九年了，王震將軍像中國歷史中的許許多多農民叛徒一樣，逃到了故鄉的山嶺荒野間去組織了農民游擊隊。王震將軍的軍事生活也就在這個時候開始了。後來一支支這樣的游擊隊伍變成了中共的第一個紅色師團，王震將軍就在那里當了一名上等兵。在接着而來的六次圍剿中，王震將軍受過四次傷；在長征期間，他是中共紅第六軍的政治指導員。這一軍一共一萬二千人，一路上在敵軍的追襲和行軍的困頓中死去了九千，王震將軍也不能免地受過二次傷。中國的古諺說：金鋼百鍊，王震將軍真可當之無愧了。八千五百英里的長征，十二個月

的不斷行軍和苦戰，彷彿使王震將軍進了參謀學校，他變成了一個祇打敵人營救友軍的好漢。他有一次曾經向人表示說：「從一九三一年後，抵抗民族敵人已成爲我們共產黨軍隊的真正目的了，雖然我們仍在不打敵人而專打我們的軍隊包圍中掙扎生存。」

原來當時（一九三五年）國民黨的軍隊正想從西安方面對中共地區大舉進攻；但王震將軍却是非常忠於信仰，非常顧全大局的，他遵照着中共主席毛澤東的指示按兵不動，一面訓練他的部下，部署他部下打擊日本。而和國民黨的部隊展開統一戰線的合作。據說，這就是爲什麼在對日抗戰爆發的時候，國民黨軍隊猝不及防不支而退，但王震將軍的部隊却在華北戰場上阻遏了敵人，掩護了一部份國民黨軍隊的撤退，而且還深入敵後，在敵後組織了工廠的游擊隊伍，建立了抗日游擊根據地的最大理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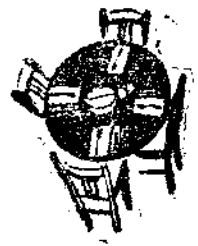
但國共合作在抗戰初期的曇花一現，胡宗南部隊四五十萬大軍的緊緊封鎖和包圍，以及日本軍隊在黃河對岸的伺機而動，終於不能不使王震將軍帶領三軍星夜趕回延安以防意外。據說王震將軍每逢談到這一些的時候，終不禁地要嘆息起來，爲什麼在他專心一致打擊民族敵人的時候還要憂慮兄弟鬩牆的掣肘。（夏漢）

來該客再買一票上船，但第二次又被沒收，客人氣憤不過，遂至招商局交涉，局中查出係某軍所為，此一役公案，正在「公事來往」中。

◆招商局接收、定購之美國船隻有三種：①勝利輪，②蘭格司，③N13型，數目相當可觀，並均為數千噸者，可是都因為吃水太深，無法在長江行駛（上項船隻吃水多至廿四尺至廿四尺，而長江現在僅能行駛十八尺之船隻），在南北洋線行駛又嫌太小，且該局又無經費改造，所以直到現在還是讓那些好看的船隻躺在黃浦江各碼頭展覽。

◆民生輪船公司，戰時被敵人搶掠去的船隻，勝利後，均經招商局接收，民生公司要求發還，現當局已允「估價收回」。收回自己的東西，還估價，難道國家還要「接收手續費」嗎？民生公司現有船隻極少，又舊又壞，有時還被徵調，不但發展前途渺茫，恢復戰前境况亦屬不易。

◆各輪船公司組織之民營輪船聯營處，成立已月餘，惟因無船可營，一切業務均陷於停頓狀態中。當成立之初，國營招商局允撥大小船隻七十艘與該處行駛長江線，可是直到現在，却只僅撥七艘二百噸之小船，而這七艘之中，還有三艘被徵調運軍隊，結果只有四艘作「標本」了。（火）



法幣將成馬克！

訪問馬寅初先生

馬寅初先生由杭州到上海了。據說：馬先生在杭的住宅，位於法院路三十四號。

宅中本有一些陳設，但被「接收者全部」接收」去了。我曾為此事去拜訪馬先生，他一開始就感慨地說道：

「日本人在杭州的時候，憲兵隊在衆安橋東南日報館，憲兵司令就住在我這裏，所以房子和東西幸能保住一部份。但想不到勝利來了，這些東西倒反而給中國人奪走！」

我向他苦笑。而他卻憤怒地繼續道：「所以我在浙江大學演講的時候，就說這批接收人員只配做強盜！」從這些瑣事論到時局，他的憤懣是更多了。

首先涉及法幣。他說：

「關於法幣，它的發行額，他們不肯發表，我們也無法知道。但是我們可以想到的是，這一數額將相等於天文學上的數字。今後法幣的命運，決也逃不了第一次大戰後德國的馬克所遭受的悲慘結果。」

「然則，今後法幣的整理，應該

循怎樣的途徑？」

「這個嗎？」他回答道：「現在只有任其自然發展，讓法幣繼續貶值下去，到相當的時候，再發行一種新的通貨，收回法幣，代替法幣流通。」

「在這裏，」我接着問：「我有一個疑問：既然目下的法幣，由於與黃金脫節及其他種種原因，才貶值到這地步。然則，在中共區域裏面，其所發行的紙幣，所定的比率，較法幣為高，但仍能維持流通，這到底依靠什麼？」

「這是很簡單的。它的依靠不外這樣兩點：一是物資的保證，其次是人民的支持。」

「時常聽見馬先生痛恨官僚資本的，可是，在今天，我們應該在怎樣的經濟政策之下，才能够打倒官僚資本？」

「這是一個根本問題。我們知道，為什麼有官僚資本？那是因為有官僚政治。沒有官僚政治，當然也就沒有官僚資本。很明白的，今天的政治制度不改革，官僚政治也無法剷除，

要打倒官僚資本，也只能說是一句空話。欲論政治制度的改革，在今天的中國，莫過於民主政治的徹底實現。沒有民主政治的徹底實現，中國就沒有辦法。過去中國的政治，為什麼會獲得如此糟糕，就是因為沒有民主政治的緣故。在今後，如果各黨各派能夠聯合，互相監督，互相牽制，不要說官僚資本，就是官僚政治也只好站不住腳了。」

馬博士雖然已經六十幾歲了，但他的精神還是非常健旺，臉色是紅潤的，嗓子也極清脆而宏亮。過去傳說他曾經被軟禁過一個時期，這次在他的口裏得到了證實。他說最初被禁於貴州息烽，戰局緊張的時候，曾被移到三戰區的鉛山鵝湖。

這些磨折，並沒有使他蒼老。相反的，隨著時代的脈搏，他永遠和人民呼吸在一起。當我和他揮別時，不禁起了這樣的感想。

讓我們為這位老戰士祝頌！
(何六月)

本刊合訂本

第一冊出版了
第一期至十期

精裝一巨冊 各處
售洋二千五 均售



記市長吳國楨

吳國楨先生奉調到上海來做市長了。他本曾在漢口當市長，這並不是什麼顯耀的職位，可是抗戰提高了漢口的地位，也提高了漢口市長的地位。其時漢口是自由中國第一重要都市，國府雖然名義上遷在重慶，但實際上政治中心是在漢口，外國使節駐在武漢，軍政要人以及於各方社會賢達都集中在這華中大城。因此風雲際會，時勢英雄吳國楨成了地方長官中的紅人。以後漢口失守，吳氏又調長重慶，渝市的地位自更重要。這時重慶市的物價、交通、治安都有更高的機關負責，吳市長活動似乎都偏重在外交方面。

一九四二年威爾基訪問重慶時，吳國楨會躬親策劃歡迎事宜，把民衆歡迎的情形弄得非常熱鬧，因此威氏對吳國楨也留下了印象，事後在所著「天下一家」一書中也提到了這位「殷勤而富於想像」的市長，明白說：「吳國楨博士在這個盛大歡迎的設計中，曾參與其事。……」

吳國楨具備着幾個特色：與蔣委員長夫婦接近、能操流利英語、有一位漂亮的夫人。這幾年來由於中樞在那裏，吳國楨也就在那裏當市長，與蔣主席夫婦較多接觸，重慶外賓來往絡繹不絕，國府主席與首都市長每每同以最主要的主人地位款待貴賓，在許多場合吳國楨取董顯光與黃仁霖的舌人地位而代之。而且據說，蔣夫人對吳國楨的英語大為賞識，她說過：「在中國我沒有看到過一個留學生，能說這樣好的英語的！」

就於這一緣故，一九四五年他終於一度不做市長，昇任外交部次長，後來又因為中宣部要經常舉行外國記者招待會，張道藩、梁寒操、潘公展等都不善英語，無法向外國記者對答如流、頂住這個難局面

所以當局又把「翻譯話」的吳國楨調任中宣部長。他現在終於當到了中國唯一四百萬人口的都會上海的市長，這中間的原因也許不簡單。上海既是洋場十里的國際都市，美國第七艦隊又常留不去，英美軍人與商賈雲集，來往外國使節又不少首先惠臨上海，上海的地位猶同中國的大門，因此善操英語，年資靈活確是勝任的重要條件。案在上海事務紛繁的朱子文把吳國楨

調出來，可能就是爲了滿足這個要求。吳國楨的夫人，是以前漢陽兵工廠廠長黃公偉的女兒黃瑪麗，據說美而多姿，其名聲在武漢一帶，或較劉紀文夫人許淑貞在京滬一帶有過而無不及。她們都能陪隨主席夫人酬酢於外賓之間，譬如說馬歇爾夫人還在上海，則黃瑪麗到上海，她老人家一定可以多個伴兒了。

（小魚）

報載川省苦旱，春耕無着，省府令屬中、大邑等十八縣，在山頂開砲，以「加強振動上空空氣」，祈能迅降甘霖。其中峨嵋縣遵令在峨嵋山頂，開放鳥槍鉄砲，果得降雨少許云云。



開砲求雨

開砲求雨，不知起源何時。會記得有個橫行一時的軍閥——大概是狗肉將軍張宗昌吧，有一年也會因旱發怒，向天老爺開砲攻打。當時天老爺是否屈膝下雨，無考。但像這種不學武夫，當然說不出「振動空氣」等大道理，僅以示威、洩憤而已。

開砲可以得雨，並沒有十分道理，更不是什麼「振動空氣」的說法，不過是平時不管事，急來抱佛脚的官兒們玩的事，比較老百姓們在不得已把戲，比較老百姓們在不得已時請龍王、烤城隍等舉動稍勝一籌而已。假使一定要找理論根據，那末可以有還待事實考驗的兩個。即一：炮彈炸裂時周圍空氣壓力局部增高，使水

DDT「自製」內幕

某大藥廠連日在報紙上刊登巨幅廣告，以「自製DDT」誇耀於市，其實他們那裏高興自己製造，只是向美國原桶的訂來，自己改裝改裝罷了。該廠大半是官僚資本，因此可以申請到以廿元法幣折合一元的美金，向美國定來大批DDT，本錢每一公斤法幣五元，售價每磅法幣一萬餘元。

把美國貨拿來改裝改裝，就算是自己製的了，於是

名也有了，利也有了，名利雙收，皆大歡喜。只要能賺錢，管你什麼民族工業不民族工業？

老闆是賺飽了，然而廠裏職工的待遇却少得可憐。普通一個職員，每月薪津等等共計四萬餘元，（不供膳）又因爲老闆管理手段高妙，（實在還有後台也）廠裏還不敢有增加待遇的要求和發生工潮。但要是老闆只顧自己賺錢，不顧職工死活，長此下去，廠的前途也是很危險的。（水火）

（水火）

（水火）



文化漢奸依然猖獗

五四文藝節晚間的文協敘餐會上，主持附逆文人檢舉委員會的胡風先生，當衆提出了一張「附逆文人初步調查表」，發動大家來檢舉文化漢奸。勝利以後的檢奸工作之迂迴曲折，已經够叫人感到痛心，而一批批的漢奸名單中，文化漢

奸之寥若晨星，和那時候轟轟烈烈的「大東亞文化運動」比較起來，又不能不使人驚異。年來我們的政府，對文化人似乎不見喜愛，大後方許多正氣凜然的文人，窮的窮死，餓的餓死，而獨對於喪盡民族氣節的漢奸文人，却爲什麼倒



國大代表喊打！

當局剛宣佈「國大非舉行」不可之後，馬上又宣佈「國大又延期了」。

已到京等候開會的「代表」二百餘人質問邵力子延期的理由；認爲這是不民主，宜稱將自動開會，也有人交出證書，表示不幹了；然後大家齊聲喊打！

老百姓可以答覆他們延期的理由：就是沒有一個人看得起這個大會，你們這些代表更是不在話下；至於你們準備自動開會，只要政府

允許集會結社自由，想來無人干涉；有人不想幹了，在這自由的世紀裏，當然任憑尊便。關於「齊聲喊打」，邵力子年高德劭絕非對手，關外平原大是英雄用武之地，在此建議你們組一支「國民大會軍」出征東北，不是很好的出路嗎？

說到民主，才更簡單呢，要不是「民主」還有點力量，你們的大會早就開成了。

(阿辰)

反而愛護起來？至今爲止，被檢舉的文化漢奸，叫得出的似乎還只有周作人、陶亢德、柳雨生等幾個名字，而周則至今不知下文，據說還有中央元老竭力替他說項。陶柳二逆，聽說被捕的原因並非因爲當了文化漢奸，而是勝利之後奔錯了門路，由於接收大員們的同行嫉妬而遭了晦氣的。

組織「興亞建國同盟」，大名鼎鼎的多角戀愛小說家張資平，至今還在上海高視闊步，得意揚揚的樣子，自稱已經與什麼軍事機關攪好了關係。且還繼續鬼橫，行勢強佔別人的房子，倒說人家是逆產，頗有「接收人員」的面目。

滿口「佛公」「樸公」，自投七十六號，而博得大出風頭的文載道，現在變成商人金鶴皋，跟着老子做金子生意。如果從此斂跡，倒還罷了，偏偏不甘寂寞，逢人自謂已經與政府方面弄好，沒有事情了；倒是今天那些嚷民主的文化人，政府對之，頗爲頭痛云云。言下大有恃寵而驕之意。

又如曾任偽新中國日報編輯，出席「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中國代表」之一邱韻鐸

，現在居然已進官辦的某大報館，依然充當編輯了。

至於風行上海之方形小報，許多專寫漢奸醜史的豈腐文人，都爲當時紅絕一時的文化漢奸，如林徽音、路易士之流，成爲其中骨幹，早已成爲公開的祕密。但至少他們還有一點兒祕密，不敢出頭露面，而竟有無恥到連這點兒「祕密」都不要了。如以出賣色情爲業的「女作家」蘇青，爲文壇上的要角譚惟翰，都已經在政府大員充任社長的某報上，發表其連載大作，而且在大報上刊登了煌煌的廣告，似乎還頗有號召之力。甚至，連過去在蘇北某漢奸報上大捧「汪主席」與「南部將軍」的奴才文奸，也公開在上海辦什麼中字頭的雜誌了。如果說：這些人都

是功在黨國的地下工作者，那麼人民有權利請求政府宣佈他們「過去的功蹟」，讓大家都他們昭彰衆目的罪惡和不爲人知的功勳對比一下，是否值得將功贖罪？否則，在人民的心目中，這些人仍舊是醜惡惡絕的漢奸，即使無拳無勇，也必口誅筆伐，鳴鼓而攻，不會聽任他們猖獗下去的。(雲生)

汽可能因此凝結。二：炮彈炸裂後的微細烟粒，可能成爲水汽凝結的憑藉，本來空氣中的灰塵就是有這個作用的。但假使空氣中水汽含量根本就少，那麼這兩種作用當然無能爲力，等於零了。大家都知道，雨點的形成，是因爲空氣中水汽含量超過飽和點所致，只有在空氣萬分靜止的狀態下，才能有水汽超過飽和點而不能凝結起來的現象；也就是說在這種狀態下，「振蕩」空氣的方法才有價值。但是空氣會靜嗎？當然不會。假使說想藉開炮「振蕩」的方法，來改變上空氣流的方向，那更是做夢。「宇宙」之大，「鉄彈」之微，想一想就可以明白了。

所以，估開炮縣份十八分之一的一峨嵋縣，居然下了些小雨，實在是萬分微倖的。

可是也有「變例」：四平街前線，會因炮火連天而傾盆大雨，阻止了國軍前進。求雨的地方，只肯點綴了些毛毛雨；不要雨的地方，反而油然、沛然無所吝惜，老天爺真是作弄人了。

(錦益)

江紹原不再緘默

星 客

本刊第十一期上阿大先生說了「北平滄白堂」主角陳瑾昆教授。但在四月二十一日在北平中山公園音樂堂被暴徒所毆辱的，除了陳瑾昆教授外，還有一位江紹原教授。

看到江紹原教授的名字，我想起他所著的一本叫做「鬚髮爪」的書。這是講中國民俗中對於鬚髮爪（指甲）這三物的禁忌的。

我還是在十五年前讀到這本書，一本非常有趣味的書，使我從此以後對於民俗學發生了興趣。對於江紹原教授我所知甚少。

除了知道他是鬚髮爪一書的著者，也許可說是中國最早的民俗學者外，我只知道在美國的杜里舒博士來華講學時，他曾做杜的翻譯。又曾譯出過一本杜里舒的書（「實生活大旨」）出版。杜里舒的生機主義哲學却是也不能使我發生興趣的。

據我所知，江紹原先生似乎一向只是一個學者，除了二十多年的五四運動外，也許從未和政洽運動發生過關係。然而他這回也因爲衛護民主權利而奮起了。在被打以後，江紹原教授在

五月四日發表了一篇文章，使我讀了深深的感動。這文章的題目是「和平團結救國」，全文相當長，不便複述，但只要一讀開頭的這幾句話：「這二十多年以來，每逢五月四日，總不免有人來約，要我作個關於五四運動的講演，或者要我寫篇文章談談我參加過的這個運動。今年果然又如此。……我被約雖不是第一回，居然應約，於我却是破例。時局太嚴重了，我不能再緘默下去。」

只讀這幾句話，就使我們如面對一個愛國心切，憂心如焚，不羈不起來大聲疾呼的老教授。

當心你的行李

提起目前的路政，很多旅客搖頭。

在××站月台上候車時，一羣旅客偶然集攏在一起談天，有一個人報告他的一個行李，裏的鋪蓋遺失了的故事。又有別的旅客提出事實，證明這種不應有的遺失案件近來確是時常發生。

失掉鋪蓋的人說：「到了上海，我的鋪蓋取不到了。我去查他們的進口登記簿子，明明有我的鋪蓋的號。既然已經運到上海，豈有失掉之理？我又去查過幾次。行李房的人，要我不把這件事報上去，他們說是報上去後照規矩只賠三萬元，這三萬元就讓我們來賠了你吧。三萬元！我要這三萬元做什麼？」

旁邊一個人插口說：「他們就是想硬吃老百姓。行李丟了，誰曉得是丟掉了什麼地方去？他們自己掏腰包賠個三萬的，說兩句好話就算了事。怕多事的老百姓常自認吃虧，不願麻煩報到上面去。好便宜的生意！」

「我偏不讓他們賺便宜，」失掉鋪蓋的人說，「他們不把鋪蓋拿出來，我就一定報上去。看他們把旅客的行李失了，該負個什麼責任！」

鋪蓋拿了，火車就要進站了，這個臨時集會的談話會散了。我想，假如真是常有丟失旅客行李的事，路局應該好好整飭一下才是！

森嚴的鎮江

在蘇州一家書店裏，看到一本陳列着的小書，題目赫然是：「中國共匪的罪惡」。我向書店買這本小書，老板搖搖頭，說：「不賣的。」

「不賣爲什麼要擺在這裏呢？」

「是他們拿來叫陳列着給人看的。」老板笑了笑。

「我也就不去追問這『他們』是誰了。」

京滬路上見聞

國大代表專車



京滬路上的旅客都很奇怪，爲什麼在國民大會已決定延期舉行，每天每一次快車還要留下最好的一節頭等車做國大代表專車？在車少旅客擠的情形下，這是使旅客們極其憤憤不平的。我最近在京滬線上走過幾次，每一次都飽聽到旅客爲這件事的咒罵。據說，有一次

車從南京開出時，旅客實在太多了，每一個車箱裏都擠滿了人，擁在國大代表專車門前，要想打開門進去，但站長下令無論如何不開門，直到開車時，這節專車裏還是闖無一人。

一個旅客憤憤地向我說：「國大代表應該是人民的代表，當老百姓出了錢站受擠的時候，爲什麼代表却有權利享福？」

又一個旅客微笑着說：「

本來那會有這麼多的國大代表來往？每次車子都要有留一節專車，於是凡有特殊關係的人就都可以從容容到站，總能有好位子坐，雖然所出的錢和我們的普通旅客一樣。」

火車正停在一箇站上，我看著月台上掛着的大白布：「歡迎國大代表。」（這是每個車站上都有的。）我想，在這年頭做普通老百姓真不易，人們總有辦法想出藉口來使得有特殊關係的人沾到便宜，而把老百姓擠開。

消息半周刊

每逢星期日、四出版

編輯兼 謝 易

發行人 謝 易

發行所 上海廣東路 消息半周刊社

三三二弄十一號

本刊登 一電報掛號 三三七八二

江下車後的情形更使人得到深刻的印象。進城的要道口上堆着沙袋，亮着刺刀的兵大聲吶喊，檢查行人。一羣運柴火的鄉下人想向前移動，被棍子打退了下來。

我問黃包車夫：「檢查什麼？」

「查新四軍。」

「查到過沒有呢？」

「昨天捉到一個女的鄉下人，聽說是在袖口上有記號的。」

再走進城，才知道原來幾乎每一個十字路口都堆着沙包，築着工事亮晃晃的刺刀，哨兵挺立着如在前線。

我走進了一個警衛森嚴的城，怎能相信這是勝利後的和平的中國？鎮江這個城兒竟有什麼理由需要如此戒備呢？

自行封閉的城

一個從江北來的朋友告訴我：

「你說鎮江戒備森嚴麼？你過江去看看揚州的情形。」

「從國府遷都南京前兩天起，揚州城就特別戒嚴了。城門口站滿了兵，誰進城，都得良民證。便是一隻蚊子，偷沒

有證明書也飛不進揚州。但是從外面來的人怎麼會有揚州的證明書呢？這幾天每天都有進不了城退回頭的旅客。

「城裏隔不了兩天就要檢查戶口，好像這城裏裏外外藏着『奸匪』似的。人民天天在謠言中過活，說是新四軍就要來

攻城了。但至今毫無動靜，大家已知道這不過是一種故意散播的謠言而已，而集中在揚州一帶的軍隊却一天天多了。」

「在這種嚴格的封鎖政策下，鄉下人都進不了城。糧食當然漲價，連柴火也飛漲。買了米又缺柴，揚州人真正嘗到

了米珠薪桂的滋味，沒有煤運來，電燈已經沒有了。」

我特地到鎮江的過江碼頭去看看，果然形勢嚴重，從江北來下船的旅客排了隊從長長的碼頭上岸，排成了隊，一路兩面列着警察，男的、女的、便衣的，用獵犬一樣的眼光審

視着旅客，從頭到腳地再三察看。學生模樣的年青人，穿藍旗袍的女人，被認為有可疑的商人，常被拉出隊伍，在一旁細細檢查。

啊，啊，為什麼中國人民不能在自己的國土上到處自由地走來走去呢？（行者）



湘鄂省府改組內幕

湘鄂兩省政府，均已改組竣事。王東原已打馬上任，萬耀煌也已宣誓就職。據熟習內幕者談，此次改組頗有曲折。

廿七年轉進，湘鄂兩省即隸於第九戰區管轄之下，而長官陳誠將軍，即獲得保薦兩省主席之權。薛岳得主

湘，陳誠自兼鄂省，即因此故。後陳誠調長軍政部，又保薦其老友保定八期同學王東原繼任，而薛岳在湘人羣起反對之下，不得不下台改由吳奇偉繼任。吳氏屢任陳氏之參謀長及副司令，亦係陳氏所推薦者。

王東原主鄂一年，各級機構迭出貪污事件，加以苛雜種種，湘北老百姓個個叫苦連天，於是湖北省臨時參議會，羣起責難。王東原不能顧主鄂政，大勢殆已定矣。

吳奇偉主湘八月，真是驚規曹隨，完全是繼承了薛岳的一切，一黨部下，盡是老虎，弄得老百姓民不聊生。於是湖南也喊出了反對吳奇偉之聲。

在湖北反王、湖南反吳的情形下，我們的陳部長想出了一條妙計，向最高當局建議，把王東原調到湖南，

而湖北省主席一職，由因戰區長官部撤消而失意於南昌的薛岳將軍繼任。這個建議，最高當局也採納了，但是湖北朝野聽到這個消息，一致談虎色變。無論如何，王東原在軍人中要算文明一些，薛岳獨霸湖南，連中央都沒辦法。湖北人仔細想一下，寧肯挽留王東原，決不歡迎薛岳。據說在某次重要會議席上，王世杰說了幾句話，大意是湖北人所反對的，不見得湖南就歡迎。言下，對如此調整人事，頗表不滿，結果，本擬發表之命令，馬上又收回去了。

因為王東原是半個湖南人，（他的太太是湖南新化人，他自己在湖南帶兵很久），湖南人雖沒達到「湘人治湘」，可是也算達到一半。同時，武漢行營主任湖南元老程潛對王也極力支持，於是湖南人紛紛致電歡迎，王東原乃決意去湘。剩下湖北省主席一職，頗難壞了陳誠將軍。他忽然想起了：另外一位同學也是他的老部下——萬耀煌將軍。一本保上去，上面立即照准，而湖北人的「鄂人治鄂」的夢想總算實現了。

陳誠終於穩定了他在湘鄂的力量。今後倒要看王東原、萬耀煌如何給老百姓們一點安慰了！

（一樣黑寄自漢口）

孔庚的吃飯秘訣

神氣活現的國大準備會，在還都聲中，像煞有介事地嚷嚷吵吵！中華民國法治的法，真如武進老百姓所說的，被幣字所代替了，這還像個什麼樣子！

在國大嚷得最兇的有所謂激昂派，孔庚就是此中的主要者之一，孔庚爲什麼胆敢這樣做呢？因爲他已經嘗過目。孔先生看過以後，什麼

得吃飯的秘訣，不管在任何環境之下，他總是活得落的。孔先生的吃飯秘訣究竟是什麼呢？

據熟悉內幕者說：抗戰初期，當武漢會戰之前，有好多孔先生的朋友，組織了一個團體，去向當局登記，並以他們的草案，送請孔先生

都行，只是末尾上少加一個『擁護蔣委員長』。他說：『因爲我向來不懂這個秘訣，弄到到處碰壁，而且連飯都沒有得吃；後來我懂得了這個秘訣，不管什麼，只要有『擁護蔣委員長』，非但有飯可吃，並且無往而不利。』

現在孔先生弄明白了這個秘訣，而且進入了激昂派，可謂已深通此中奧妙矣！

(東貝)



民主報與民主日報

重慶標名『民主』的報紙，目下出現兩個。這裏面大有文章在。江西籍CC參政員王冠英，在前年秋季即計劃出版一張『民主日報』。當時同時申請的還有民族日報、掃蕩晚報、大剛報渝版，進行的也很

有頭緒。過去中宣部是藉口報紙太多，不准新登記的。當時則情勢已變，益世報、世界日報既已奉令復刊於先，『民

主日報』等自然也要準備繼起於後。然而，不幸得很，中宣部將四報申請呈上某公最後批核時，剛好碰上那幾天的情緒極壞，肝氣旺盛，於是『一概不准』，連陳布雷也轉圈不得。辦民族日報的趙敏恆就轉入了世界日報當總編輯，有了職業了。掃蕩晚刊、大剛渝版，不辦也無所謂。王冠英則將籌得的錢轉移到買賣上去了。所

謂辦報之說，也就不在話下。在政協會議期中，民主同盟深深感到沒有言論機關之苦，因此他們計劃辦一個報，名叫『民主日報』。使顧名思義，知道是民主同盟的報紙。

起先中宣部表示不同意，民主同盟的理由是：中共有新華日報，青年黨有新中國日報，國民黨則更到處有中央日報，掃蕩報以及別的許多報紙。在黨派平等原則之下，民主同盟應擁有一報，政府當予特准。後來中宣部又以『民主日報』已有申請在先爲辭。民盟方面幾經研討，暫定爲『民主聯合

日報』，但又感到名字又長又囁嚅，而且『民主日報』的申請，其實是兩年之前已經批覆不准有案了的，因此還是決定叫『民主日報』，在重慶各報刊出廣告，定二月一日創刊。在一月卅日的新華日報上還刊着『民主日報』的廣告。

王冠英他們未出已天的『民主日報』，這時也似在冬眠中驚醒，想動一動。十年前的國大代表們爲了維持他們的『資格』而成立起來的國大聯誼會，也正需要一個『言論機關』，他們就向王冠英把『民主日報』頂了過來。眼見民盟的『民主日報』廣告，刊於報章，真是冤家路狹，分外眼紅，於是決定出版，手忙腳亂，東扯西拉起來。

一月卅一日下午二時，滿街喊叫『民主日報』(按：是早報)，讀者以爲是提前一日出版，想讀一讀民盟的第一張報紙，究屬如何，因此銷路大暢。但當打開一看，知是國民黨老牌酒糊塗孔庚所辦的報紙，大都連呼倒屣不至。據說該報現在每天銷數十份，也可謂慘矣。

民主同盟的報紙是次日出版，因此不得不臨時改名爲『民主報』。

『民主報』借西南實業印刷所印刷，『民主日報』則連編輯部也設在世界日報內，人員大都兼差。(按：陳立夫是世界日報董事長)

於是，有了兩家同名『民主』的報紙。(翼飛)

談判不容有殺氣

自政治協商會議以來，政府改組的方案一直被拖延着沒有實施的現象。四月廿二日，民主同盟再度與當局交換改組政府意見，嘴直心快的羅隆基先生因一再談判始終沒有結果，便在未談判之先，直截了當地先問兩個問題：

○你們頭腦裏是否尚有希望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想頭存在，如果有，我們暫且就不必談，且等你第三次世界大戰幻夢消失後再談。

○我們一向是關心國民黨孤獨派的，在他們的眼光中我們總是一批該殺頭的傢伙，現在是否尚有殺頭的觀念。(飛)

藥新病膚皮療治

膏有
(試驗裝)
之外用
藥膏

膏藥綠亞新

士醫孫科皮
盧學克專膚
方博錦家病

救膚菌有許塗敷，等衣污，細芳常驗，等傷瘡病皮治。特
。之調殺，少後劑物着染不膩香，非靈症口瘡及膚療。長
售均厚藥大各造製廠藥亞新

著洛馬·脫克艾·法
譯夷適

妮上海

屋書原原

著名物讀年少界世

方大亮漂



染自織自

司公限有份股廠理整織染衣內光新
號七六一二八；話電號七十二路班呂海上

報晚的好最海上

報晚合聯

泛廣區地行銷★大宏力效告廣

元千三月每閱訂★元百一份每售零

斑一容內

什麼是秧歌舞
隊形變化
淡演出
扭秧歌
我們要翻身
永遠跟着民主走
秧歌舞曲
秧歌曲
藕花

舞歌秧

秧歌劇是一種小形式的
戲劇，牠的長處是在牠的
羣衆性，牠能夠迅速簡單
明瞭地反映民間的日常生活，
，成爲他們自己的東西。
本書包括秧歌舞的學習，
秧歌劇和秧歌曲三部，適
合於自學和教習之用。

均報書各 精雙道頭
售攤店大 印色林磅
社版出樂音國中

閱覽室

新章備索

中國文化投資公司

請加入

匯編作創
學巨藝文

叢文現
刊藝實

版出已業·輯一第

望希

編主風胡

物刊作創與評批性藝文

版出滬移起期一集二

號七八五路衛海威 版出司公資投化文國中

江 錦

華龍路龍口 復興公司園北首
茶室·酒菜

備貨充足 成份標準 (土硝) 鉀酸硝 (白藥) 鉀酸氣 (原火) (料柴)

明明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榮譽出品

上海南京路一〇二號 電話一八二四一 電掛七一〇九號

中 國 史 話

本書簡單明瞭，特別值得贊許的是：編者用最新的、科學的、唯物史觀方法來敘述中國歷史的過程。這和舊歷史底敘述方法有「天淵之別」，而且通俗化、大衆化，使廣大的人們大衆，容易了解，能發動其爲國家民族而犧牲的精神，實爲今日最寶貴的歷史讀物。

再版書 吳玉章序 許立群編

野草出版社出版

公司商店均售

康 福 花 襪

式樣最多 花樣最新

上海康福織造廠股份有限公司榮譽出品

最新進步之化學牙膏
殺菌防蛀功效第一

消 治 龍 牙 膏

著名出品 信誼藥廠

